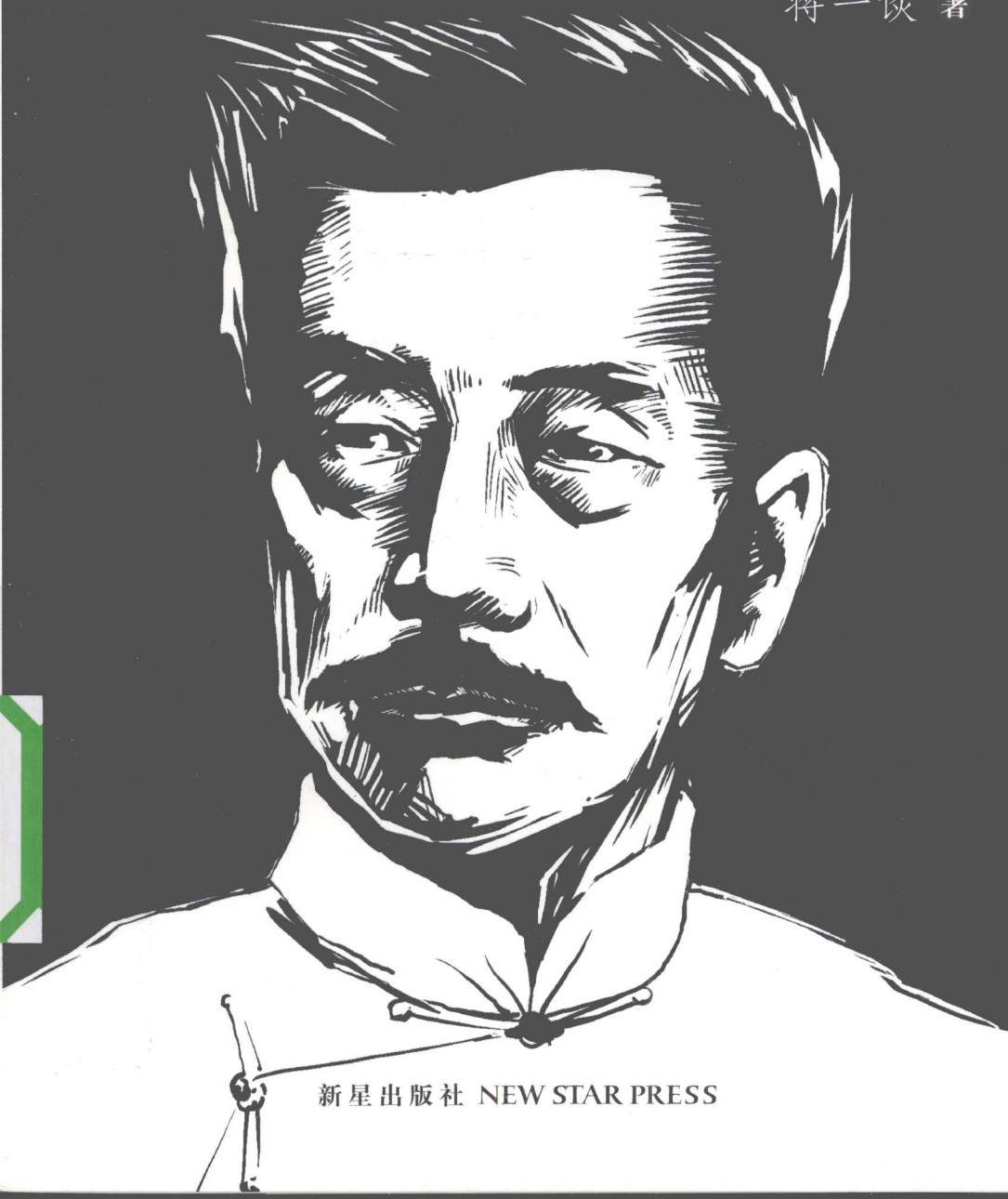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的胡子

蒋一谈 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鲁迅的胡子

蒋一谈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的胡子 / 蒋一谈著. ——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80225-928-7

I . ①鲁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1517 号

鲁迅的胡子

蒋一谈 著

责任编辑: 瓦 当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一版 201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928-7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讲故事的人呐，让我们大胆向前，尽管去抓住心灵需要的任何猎物吧，不要害怕。这一切都存在，都是真的，人间，只是我们脚下的一片尘土而已。

W.B. 叶芝

鲁迅的胡子

目 录

1	Chinastory
37	随河漂流
51	夏末秋初
79	国旗
97	保佑
114	窥
135	夜的叹息
147	一场小而激动的雨……
155	短章
173	清明
195	鲁迅的胡子
244	烟花是坠落的星星（后记）

ChinaStory



等儿子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稳定后，老那的心才敢踏实下来。老那四十二岁时才有这个儿子。他唯一的儿子那彬今年夏天研究生刚刚毕业，现在《ChinaStory》杂志社担任英文实习编辑。儿子是老那的骄傲和希望，不过要是老伴还活着，肯定不会同意儿子留在北京工作的。

儿子说实习生转正需要三个月的时间；等儿子转正后，老那焦虑得整整瘦了九斤。他没发现自己的瘦，倒是茶馆里的老茶客纷纷开他的玩笑。

“咋这么瘦？想啥呢？”

“老那，到底想啥？说……”

“一个人过受不了了吧？”

“再找一个老伴吧……”

“人一瘦，就长寿。”他吊着嗓子说。

“咋这么高兴？”

“儿子转正啦！在《中国故事》杂志社任编辑！”老那笑着说。

“啥……中国？”

“啥……故事？”

“中国故事！”

“中国故事……”

“尽是英文字母。”老那解释道。

“瞧老那的儿子……真出息！”

“咱们的儿子算白养了……”

“就是。”

这些话能让老那高兴老半天。

“老那，啥时候去北京看你儿子？”

“不急……等儿子安顿好了再说……”

“天安门……”

“烤鸭……”

“鸟巢……”

“逛逛故宫，看看长城……”

“北京……咱啥时候能去啊……”

老那没有说话，可脑子里想到的和老茶客们说的一个样。

儿子转正后给他寄来了几本《ChinaStory》。老那退休前是小学语文老师，不懂英文，就翻开杂志一页一页地寻找儿子名字的汉语拼音。“na……bin……na……bin……”没有找到。他想给儿子打个电话，又觉得电话费太贵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他戴上老花镜，找出笔和纸，抄下了儿子的地址——他从心里觉得写信更划算，也更能把自己的念想表达出来。他写给儿子的第一封信很短，不到一百个字，却写了一个小时。他是这样写的：

儿子：

杂志收到了。你来电话说转正了，我在杂志上怎么没看见你的名字？你可别骗爸爸。我在家里挺好的，不用担心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和领导、同事要处好关系。天凉了，多穿些衣服。房子租好了吗？在外别和人斗嘴，做事要谦虚谨慎。

爸

信发出十天后，那彬给家里打来了电话。

“爸，以后有事你就打电话吧，家里不是装电话了吗？”

“好……好……你转正了吗？领导对你满意吗？”

“转正了。真的。”

“那杂志上……”

“有我采访或编辑的文章才会上名字。”

“啥时候能看见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一定给我寄，别忘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房子怎么样了？”

“租了。”

“好……好……”

“跟同学合租的。”

“合租的？”

“合租便宜。”

“多大面积？”

“两室一厅，一个月两千二，我住小房间，出一千。”

“一千？”老那心里一惊，他的退休金每月不到一千一百元。

“那……那你现在每月能领多少钱工资？”

“转正后涨了，现在三四千吧。”

“够用吗？”

“还行吧，现在也没什么花的……”

“在外要小心……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要注意身体……”

“爸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在哪儿打的电话？”

“单位。”

“以后别用公家的电话打……我挂了。”

“我用的是手……”

“机”的尾音还在口腔，听筒那边就传来“滴滴滴”的忙音。那彬望着手里的手机，摇了摇头，把桌上的信塞进了抽屉。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那间老屋里，老那正取出相册，摸着老伴的照片，喃喃低语：“老伴……儿子转正了……你放心吧……儿子有了工作才算长大啊……老伴，你以前不是经常这样说吗？儿子跟同学合租了一套房子，两室一厅……乖乖，一个月要一千块钱……北京的房租太贵了，顶咱们这儿一年的房租了……老伴，我去看

看咱们的存折……”他打开衣橱，从小木箱子里翻出存折，看着上面的数字：五万七千元。他计划在半年内再存三千元，凑个整数。这笔钱是他留给儿子结婚时用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那吃完早饭，往茶馆走去。走到一半路，他又折回来往家走，腿脚明显快了不少。进了屋，他把《ChinaStory》杂志放进包里，眼角的皱纹才舒展开。昨天晚上他就想好了，以后无论走到哪儿，这杂志都一定要跟到哪儿——只有这样，他才能感觉到儿子离自己并没有太远，内心里才会感到踏实和幸福。

进了茶馆，他走到靠窗的老位置，掏出纸巾，擦了一遍桌子，又擦了一遍桌子，瘦削的手指似乎在抖动；桌上的水渍彻底没有了，他才慢慢从包里取出《ChinaStory》，轻轻放在桌上——他在享受这个过程，像个孩子。

“那伯伯，您今天好干净啊。”服务员小白笑嘻嘻说道。

“早……早……”他打着招呼。

“我再给您擦擦桌子？”

“干净了，干净了。”

“啥杂志？China—Story—是一中—国—故—事—吧。”小白兴奋地念叨着，先给老那倒上一杯温温的白开水——早上喝茶，先喝杯白开水洗洗喉咙，这是小镇上所有茶馆招待客人的习俗。老那微笑着，喝了一大口水，仰起脖子，闭着眼，嘴巴里发出一连串“咕噜”、“咕噜”的声音。他的喉结一颤一颤的，包裹着喉结的肌肉垂了下来。他把嘴里的水吐进茶盂里，用纸巾擦了擦嘴角。“就是……就是……”他说。小白展开杂志，连连摇着脑袋，

“唉……里面的英文就看不懂了……看不懂了……那伯伯，我只能看懂几个单词，”她又睁大了眼睛，望着老那，“那伯伯，您能看懂吗？”

“我也看不懂，我以前学的是俄语。”老那赶紧收起杂志。

“俄罗斯语？现在还会吗？”

老那的舌头抵着上颚发出一个颤音和一个卷舌音。

“那伯伯，说几句听听吧。”小白说。

“全忘了……我舌头硬，俄语也没学好……”

“哦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您儿子就在这家杂志社吧？”

“《中国故事》杂志社！”

“名字好大啊！”

“这可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杂志！专门给老外看的！”

“好棒啊！”

“我儿子学习不好能进去吗？”他眯着眼，用疑问却自豪的口气说，“……能进去吗？”

“那天您走后，他们还说您有福气哩……咱们镇上好像就出了您儿子一个研究生吧……还在北京工作……真厉害！”小白边说边走回柜台，取出老那的存茶罐，用茶勺取出茶，放进杯子里，“那伯伯，您儿子叫啥名字？”

“那彬。”

“那……彬。”

“彬彬有礼的彬……”

“那他一定也有英文名字。”

“啥？”

“英文名字。您儿子在英文杂志社工作，应该有英文名字的……应该有的……”

“英文名字……”老那眨着眼睛，“我得问问他……”

小白端来茶杯，递过来一盘茶瓜子，又去招待其他客人去了。老那望着窗外，还在自言自语：“英文名字……英文名字……”心里有事，老那只喝了两三口茶就急急忙忙赶回了家。他推开屋门，来不及上厕所，急忙戴上老花镜，坐在窗前，非常认真地给儿子写这封信。

儿子：

爸爸昨天晚上忘了问你一件事，你在杂志社工作，有英文名字吧？镇上的人说，你在英文杂志社工作，肯定有英文名字。我想知道你的英文名字。我还是觉得写信比打电话好。一打电话，好多事全集中在脑子里，不知道该说哪一件了。爸爸年纪大了，记忆力的确不行了。你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上班走的时候一定要锁好门。抽屉也要锁好。一天三顿饭不能对付。和领导、同事处好关系。对了，给我寄几张你最近的照片吧，家里都是你以前上大学时的照片，工作以后的还没有。我想看看。我身体还可以，不用担心。茶还是经常喝。以前的老花镜度数不够了，我最近就要重新配一个。

爸

他写完“爸”字，心满意足地坐直身体，然后靠在沙发上，又把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觉得漏了点什么，一时又想不起来，就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家里那台老式电视机给了他提示，他晃了晃手中的笔，在信的最后补写了这样一句话：

新闻上说北京未来七八天要降温，要降五六度，
你可要注意保暖，一大意就会感冒的。

他找来胶水，慢慢把信纸对折起来，放进信封，贴足邮票后，又仔仔细细地把信封封好，放进跟了他十几年的褪色黑皮包里。

那彬收到信后的第五天给爸爸打来了电话。

“爸，杂志收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啊……”

“给你寄了。”

“哪天寄的？”

“记不清了。”

“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

“北京降温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天气预报也没个准头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对了……给我寄照片了吗？”

“洗照片太麻烦了……”

“洗照片有啥麻烦的……”

“现在都是用数码相机，发邮件最方便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？”

“哎……我在听……”

“用邮件发照片方便。”

“发邮件……”

“你也没电脑，算了，我回头洗几张吧……”

“工作忙不忙？”

“挺忙的。”

“那就找时间再洗吧。”

“知道了……”

“我看新闻，说北京五环路发生特大车祸，太吓人了！”

“爸，你还有事吗？”

“坐车要小心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还有其他事吗？”

“你每天都忙啥啊？”

“考虑选题，讨论选题。”

“选题？”

“琢磨老外喜欢看什么中国故事呗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爸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我想想……好像没有了……”